

宝蓝色的轿车停稳，陈文杰下车。他提着茅台酒的样子，让人感觉从他脸上吹过的，全是得意的春风。

见儿子回来，陈文杰的老妈荡漾着脸上的梯田，右脚一甩，身子一歪一歪地迎过来。陈文杰的老妈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，走路的时候，得先把右脚甩出去。在她身后的炉子上，袅袅娜娜冒热气的，是一罐难闻的绿叶子。旁边，还有另外一罐黑乎乎的汤水。陈文杰眉头一皱问：“这熬的是些什么鬼东西？”老妈说：“睡不着觉的药，胃疼的药。”

陈文杰的老爹背着一箩牛草进了院子，他脑门上鼓胀的青筋，如蜿蜒的小蛇。接下老爹的背箩，陈文杰道：“老爹，你胃疼也不打个电话给我，你歇一歇，我带你去市里好好检查检查。”他老爹没答话，揩了把眼睛上的汗，进屋，坐在沙发上吧嗒叶子烟。陈文杰坐在他老爹旁边，又道：“原来我就跟你们讲过，哪里不舒服要打电话给我，别硬撑着。”他老爹没吭声，老鱼一样吧嗒嘴，制造团团青烟。青烟往他脑门的沟坎里面钻，往他的灰头发里钻。

茶几旁边有个小塑料壶，陈文杰拧开壶盖闻。“爹，你喝这种老散酒，难怪你胃疼。你看，我又给你拿好酒来了。今后，你少喝酒，实在想喝酒就喝茅台，你儿子供得起你。”陈文杰的老妈从厨房出来，甩着右脚，手里晃着半海碗熏脑壳的绿汤水。陈文杰接过海碗搁在茶几上，一脸嫌弃：“乱喝这怕人的鬼东

清早，母亲问屋外天气，我答是晴天，没有起风。母亲又说，树丫发芽了，桃花开了。我说，是啊。春天，柳长桃红，苔绿麦青。于是，我挨着母亲坐下，陪母亲聊天，聊里里外外的日常话。母亲八十多了，思维还很敏捷，我不及。

这些年，母亲的起居作息，都是随着父亲的节奏。下午四点晚餐，晚八时歇息，雷打不动。父亲看书、打拳、静坐、看电视等，都像时钟，准时准点。父亲喜静，母亲好动，真亏了母亲。过去母亲多有抱怨，我们就把理都给了母亲，觉得父亲的起居安排刻板，不讲理。今天聊起来，母亲说，你父亲现在有这健康身体，也得益于这些“丑”习惯。母亲说她也慢慢适应了，身体也得了益处。

有些事情，还是得靠时间证明。

父亲听力不好，除了坚持看《人民日报》和央视的《新闻联播》，他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。不为风动，不为草动，大小事务母亲当家。九十岁了，诗文还写得那么



除草记

卓美



家因 程曙 摄

西，只怕要把命给喝没了。爹，我们这就去市里请个老专家好好给你看看。”他老爹像耳背了一样，不吭声，纹丝不动。

陈文杰有些愠怒了：“爹，别怕花钱，钱，不就是供人使唤的吗。你看你们，我平时给你们钱你们也舍不得花，你们，到底留着钱干啥！”陈文杰红着脸站起来，声音提高八度，一派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

陈文杰的老爹朝地上呸了泡口水，起皮的嘴唇抖了两下，到了嘴边的话，又被小烟袋嘴给塞了回去，一张老脸，比荒地还苍凉。

吧嗒完一杆叶子烟，一仰脖子咕嘟干净那怕人的绿玩意，陈文杰的老爹嘴一抹，喉结咯咕咯咕扯了两下，像是下了大决心要去市里看病。他起身，哈着腰杆进了里屋，窸窣窣翻腾一阵，提出来两个蛇

永远的春天

吴云海

空灵，父亲的静是一种修为。

母亲说，你父亲真是入佛了，不顾及周边。我说那是佛性吧。有佛心，就是想来生来世，想积福积德，想宽容忍让，佛心求福报。佛性则是平常心，是现世，是多安逸，少纷扰；是饿了三分饱，寒了缓添衣；是不论他人长短，少管是非闲杂，不计多寡得失。

母亲说，你父亲大小事并不糊涂，多亏了耳朵听不见，省心。母亲又说，不像她，眼前面见的，看到了听到了，不顺心如意，就生烦。

母亲管柴米油盐，管儿管孙，管亲邻礼来礼往。她在楼顶平台上种菜，葱啊蒜啊，操心很细。她想上街，看人来人往。想到广场，看人伸腿弯腰。她觉得邻里之间就该常走动，过去的老姊妹就要多交流。母亲事无巨细，凡事都有斤两，人无九等，路人之言都得思量思量。

她说自己是操心的命。上了年纪，操的都是闲心。也走不动了，动不得又静不下。操心的事多，解不开的疙瘩就多，烦恼就上头。母亲说，屋场上几个跑庙的姊妹，吃斋念佛，烦恼还在。她说自己走不动了，要不是田畈上走走，烦恼哪

能一风吹了。

我笑着说，妈要学会管大事。国事家事天下事，天下事最大，管风管雨。小时候妈给我们讲银河，讲牵牛星，讲牛郎织女鹊桥会，讲嫦娥桂花树，妈那时候管得多宽，管宇宙了。母亲慈爱一笑，那不成仙了。

母亲就是儿女心中的仙。母亲只是不该管多了凡人琐事。想想天际和宇宙，成仙得道。心中有仙境，比什么都强。想得开，心就大，平常事拿得起，也放得下。

母亲住的房屋后面是邻居家的花圃。母亲对我说，隔壁园子里花如果开了，就闹热好多。

静悄悄的花让母亲感觉到闹热。只有母亲问花事，懂花语，我内心却无比惭愧。父母都已耄耋之年，我们平时陪伴的时间太少了。

父母亲的住处是老日的宅子，只有前院，很小。小院的廊檐下只放得下几盆花，是秋菊、兰草、米兰。邻居家花圃总是敞着门，母亲经常进到里面，静静地坐着，听鸟语虫鸣，看花开花落。

初春的花要开未开。蜡梅、茉莉、月季的枝丫上都绽着新绿。只有山茶花完全绽放了，才红满枝

皮口袋。他一个个解开蛇皮口袋，一个个解开里面的塑料袋，将八瓶飞天茅台盘在八仙桌上，将两条大重九立在茅台酒上，金砖一样立着。陈文杰以为，他老爹盘东西出来要拿去卖，凑钱看病。他老爹又进屋拿出个红塑料袋，摊开里面的两沓百元大钞。陈文杰的老妈坐在一旁，汪着两筐泪坐在那里。

“我跟你妈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留着钱干啥？你讲，留着干啥？”陈文杰的老爹盯着陈文杰，目光跟匕首差不多。陈文杰嘴巴动了一下，没答上来。他老爹咬着荒芜的黄板牙往外蹦字：“我们留着，给你退赃，让国家少判你狗日的几年！”陈文杰的老妈哭出声来，呜呜呜地哭，天塌了一样。她甩了把清鼻涕喊道：“儿啊，做官，不能把自己给做脏了呀。”

躺在儿时睡过的床上，陈文杰翻来翻去，烙荞面粑一样烙了一整夜。起床的时候，墨蓝色的天空已经变浅。天边，已是一溜的鱼肚白。没多大一会儿，朝阳从山背面冒了出来，心目所及，全是盛大的暖意。陈文杰面对朝阳站定，仁慈的光芒落在他脸上，红帕子一样。

菜花未谢，麦田葱茏，宝蓝色的轿车，停在菜花与麦田的汪洋里。陈文杰将那些不属于他的风物统统还给了它们的主人。它们的主人云里雾里道：“陈总，您咋个了，那么见外？”陈文杰哈哈一笑：“没咋个，我陪父母除草呢。”他朝麦田一指，指弯着脊背除草的两个老人。

头。这是母亲告诉我的，是最近她在邻居家花圃里看到的景象。

母亲问我，你的隔壁人家靠近路旁的那几树花开没？我说没在意。母亲又说，那花开起来很好看，也香，寻思好久了，那是什么花呢？最近突然间记起来，那应该就是瑞香吧！

母亲已有两年没有去我的居所了。她惦记着我居所旁边的那几树瑞香花，不也已经好几年了？

母亲爱花草，对于花总有些不一样的感知。那次，母亲、妹妹和我，一块品一株绽放的米兰，我说米兰好香，妹妹说还没有嗅出香味。母亲笑着对妹妹说，有些花啊，它的香气只给有缘的人闻得到。

今天母亲又在这悄无声息的花中感觉到了闹热。大约，母亲心中，花是跃动的，花是欢唱的。母亲期待鲜花立满枝丫，像小鸟儿，叽叽喳喳的，那才闹热。儿孙经常不在身边，她希望有闹腾的花儿伴着。

前几天，妹妹对我讲，母亲最近经常同她讲小时候的一些事。母亲年幼时家里很穷，外公是在穷困中离世的，外婆拖着四个女儿艰难度日。母亲告诉妹妹，她小时候很胆怯，一点都没有安全感。我被深深地触动。母亲像母鸡护小鸡，用她温暖而柔软的双翅罩护着她的儿女们。她的一生，把所有的安全感都给了我们。如今，父母亲老了，身体活动不开，心也脆弱了，我们做儿女的，是该多陪伴在父母身边了。